

FEB 4 1947

每週評論

胡適題

第一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九日

一週感評

編者

近來，斯大林、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貝爾納斯、艾登以及垂危病榻的赫爾，都相繼發表了和平的演辭，並且希望他們播出的和平種子，能够生根發芽；然而和平的影子却仍徘徊在遙遠的天邊。主要的德日問題尚未討論，而義、保、羅、匈、芬的和平草約裏，就爭論的昏天暗地了。多瑙河航行問題，雖然按法蘭西的草案方案通過了，但是蘇聯、南斯拉夫、捷克都拒絕出席經會通過的維也納會議；除奧國管理委員會會員國與以前敵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外，蘇、南、捷三國是僅有的多瑙河國家，他們不出席，顯然的又是一個暗礁。蘇聯要求共管達尼爾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防衛失敗後，乾脆在高加索邊境陳兵設防，準備必要（即認為的必要的）行動。美海長福萊斯特說：美國在地中海無限制的保持強大的艦隊，為的是保衛佔領軍，維護美國利益，支持美國政策。華盛頓三號電稱：蘇聯決定久駐朝鮮，或留駐至朝鮮能建立對蘇完全有利之傀儡政府為止。紐約四號電稱：馬尼拉消息，菲律賓島將為美國主要基地的消息。不管蘇聯也好，英美也好，嘴裏雖然喊着和平，兵工廠的武器却在日以繼日的趕製中。和平在這種情形下怎能獲得。英華蘇彼此都指指對方只談和平，却不做出和平的行動來，然而和平並非沒有希望：蘇聯的城市和工業設備經德國徹底破壞後，復員尚須幾年時間，目前發動戰爭絕不可能。英國被巴力斯坦和印度等殖民地獨立運動鬧的昏昏眼花，戰前舊產業（殖民地）還保不住，豈敢言戰。美國談論得再起勁，人民沒有作戰的心情是真的。三強在這種情形下，儘管目前仍會與未來的聯合國會議有許多磨擦與發生，短期內的和平是沒有問題的。為了保證世界和平，編者同意史末素和李普曼的呼籲，希望杜、斯、阿三巨頭會議早日實現。

回首國內，國共兩黨始終在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局而下週旋着，和平的曙光的再燃亮，也沒有大砲的聲響來的清靜；內戰的烽火從國內燃到國外，又從國外燒到國內，現在索性一齊燒起來了！他們都說這是為了國計民生，可是老百姓除了呻吟和呻吟外，並沒有獲得任何問題。

在這種密雲籠罩中，微弱的和平曙光似乎又瀕瀕起一點波瀾來，對於時局，政府明白表示：第一改組政府；主張原定名額中（中共八名，民盟四名）派代表由中共推薦一人，應立即提出府委及國大代表名單，此項協議由五人小組協議後，交軍調部監督執行。中共表示應先停止進攻張家口，恢復一月停戰令的效力；國府委員名額，中共與民盟必須佔十四名，以保持否決權。顯然兩家的條件，還有相當的距離，每個國民的心頭都感到了無比的沈重。

希望雙方都替老百姓想想，不要為一黨（？）的私利，實行槍彈交鋒。如果你們不聽我的話，抗戰拿來的國際地位現在還有多少呢？國計民生解決了什麼呢？一向內爭的效果又是什麼呢？不是滿目瘡痍，遍體流膿嗎！我們希望你們能靜心的想想，分出個國民的心過來，不要使這個微弱的和平談判，再落空了！

本期刊目

- 一週感評..... 編者
- 土地問題與合作農場..... 雷澤華
- 美蘇在德國的角逐..... 唐培基譯
- 路..... 楊曉
- 從香港到上海..... 蔣傳啟
- 科學點滴·每週大事記..... 賈科亞

土地問題與合作農場

雷振華

一般說來，當前的土地問題，可以分作兩方面考察：一方面是土地的配置問題；一方面是土地的使用問題。關於前者，雖說不是普通地集中，但集中的事實是有的。

如武漢的例子以百分之四一的地主，佔有土地百分之四四·三；而以百分之四五·〇七的佃農僅佔有土地百分之八·八七。這種顯著的集中，雖然不是普遍；但我們另一方面看，像廣東、福建、江西、江蘇、安徽等省佃農人數都佔全農人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便可證明有極多的土地為人所佔有而不自耕，却是事實。地權的分配如此，再加上租佃關係的不合理，於是不惟影響了土地的使用，並造成貧富懸殊社會的不安。

關於土地的使用問題，亦可以從兩方面考察：第一是自耕農佔農人總數的比例太少。如前舉廣東等五省自耕農人數都在全農人數百分之五十以下，北方之河北、山東、河南、陝西、山西、察哈爾等省雖然自耕農較多，但此調查所稱之自耕農實為自耕農與佃農之混合，非純自耕農。自耕農如是之少，大部土地為佃農所耕。依照現行之租佃關係，地主祇收租，對於土地

使用之改良，毫不注意；而佃農方面，終年耕作，難求溫飽；即使欲求土地使用之改良，也無此項知識與力量；而況佃農時時防地主之奪佃，亦無心於土地之改良，因而使土地之使用不能盡利。

土地使用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農場面積太小。依照日本人之調查，我國農地面積在十畝以下者，佔百分之四二·三；十畝以上者，佔百分之二六·六；三十畝以上者，佔百分之二一·八；五十畝以上者，佔百分之九·七；百畝以上者，佔百分之六·六。若依布哈林之意見：「馬犁在三十畝，條播機，割草機和打禾機在七十畝，蒸汽打禾機，蒸汽犁在二百至一千公頃的地積，才能增加農業的產力」。我們農場面積如此之破碎，不唯使農業之機械化成為不可能，就品種之改良病蟲害之防除等技術設施，亦發生了嚴重的困難。

因為上述之原因，中國農業技術無法改進，因而單位面積之收穫量，較諸其他國家相差甚遠。即以小麥而論，每公頃產量丹麥為三五·一公担，荷蘭為三四·四公担，比國為三一·五公担，德國為二七·四公担，英國為二五·六公担，日本為二二·五公担，法國為一八·六公担，而中國則僅為一一·二公担。他如大麥水稻等作物，亦都相差甚遠。

復次，因為農場面積太小，故農場經營不能企業化；農家之產品，均無成本之計算，其價格亦憑糧商之操縱，以分配僅有之產品；又不能賣得過高之價值，致使農民生活日益艱苦，不能改善。

問題既如以上所說的情形，所以土地問題之解決：一定是要在分配上求其平均，而使用上還是希望集中。共產黨沒有認清中國土地問題癥結之所在，（或是明知如此）一味強調平分土地；殊不知如此一味強行分地政策，不僅不能解決土地問題，反而使社會上經過一次大的騷擾，把土地問題反更嚴重化了。因為照現在各「解放區」強行分地政策的結果，每個農人所得的耕地面積不過二畝半。（晉察冀解放政府之實驗區分地結果如是；其他各地分得之面積或可高於此數；但我們依照全國耕地面積與全國農民總數計算，每人平均不過二·七畝）。如此分法，均是均了。但試問農民如僅靠這二畝半地耕作之所得，即使全部歸他自已，（假設解放政府不再攤派小稅）能不維持一人之溫飽，亦殊成問題。這僅是從分配方面看，若從使用方面看，分地政策更不可行。依照當前情形，中國之農業技術雖然不能使用新式農具，但亦非完全人力；畜力的使用，各地相當普遍。使用畜力，農場面積便不能太小。

照河南農村的情形，養一具牛的農家，須有六十畝到百畝的耕地。河北養一驢一輛的農家，至少須有四十畝耕地，才能便畜力得到充分的經濟的使用。今如「解放區」之分地結果，沒有一家可養得起畜力。是把耕作的技術，由畜力的使用，退步到完全使用人力。所以我說共產黨的分地政策不唯不能解決土地問題，反把問題弄得嚴重了。

現在各地之「解放區」，經政府的緩靖，已有不少逐漸光復了。擺在當前之緩靖區內的

第一 四 期

土地問題，便不能不有解決的辦法。解決的原則，中央曾決定兩點：即是地主保有土地所有權佃戶保有土地耕作權。此外普遍實行二五減租，調整租佃關係。詳細的辦法有關機關正在研究。在這裏我們提供一點意見，以作官屬的參考。

據我們所聞各地「解放區」土地的情形並不一致，大致可分左列三種：

(一) 地主經過鬥爭，被迫向佃戶退回若干租糧。地權地界並無轉移和變更。

(二) 在非法的情況下，地主自願或被脅迫已出賣其土地。

(三) 已實行分地政策，土地除劃出「抗田」外，已普遍分配；原有租界已不復存在，甚至地主所執登記文書，亦已收集焚燬。

在前述三種情形中，第一種是租佃關係問題，不涉及地權問題；第二種祇是非法的脅迫轉移或「捐款」；如果政府要辦，不難查個水落石出。但在第三種情形下，如果定地地主保有所有權，便不很容易了；因為我們過去的地權沒有經過測量製圖和清楚的登記，政府所憑的是魚鱗冊，人民所執的文書亦祇說某人有地若干畝，坐落何處，東至王姓西至張姓；今原有租界既已不復存在，即使地主仍保有文書，已不易確定其土地之所在，正像幾何圖上，軸既已變了，便不易確定某點之所在是一樣的；何況若干地主已經失掉了文書。若必如此，則各地復員的政府二年內亦弄不清這番官司。況且我們退一步說，即使有方法可以弄清，這類的辦法在我們的土地政策上有什麼意義呢？

照我國土地法的精神，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國民全體，對於私有雖然承認，但其妨害土地之高度使用者可徵收可重劃，在分配上更稅去地主。那末我們土地的分配和使既已如開始所說，今緩靖之後，一定要它恢復原狀再去改良，是否多走冤枉路，實在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照筆者的看法，關於緩靖區土地問題的善後，政府原有一件法實很可運用，那便是合作農場的建立。依照合作農場辦法之規定：關於土地的使用合作農場場員在該所屬農場地區內之私有土地、除住宅園圃外，以供給農場共同利用為原則，並應儘量廢除界限，使全場打成一片，以利合作耕種之用。合作農場租用之土地及附着物，經改良而增加之生產力與價值，如出租人收回自用時，應照所增加之價值償付農場，其計算標準於租約內明訂之。合作農場之土地不得分割出賣與出租。合作農場因求場地完整與耕作便利，對於私有土地得呈請征收及土地重劃。同時場員所供給之土地及其附着物以聲明永久出讓為原則，場員退出農場時，其土地及附着物由農場按照市價購買之。由此我們可說合作農場之土地的使用是打破現在小農場而化為整的，並且合作農場的面積是像滾雪球一樣地越滾越大，此種合作農場建立之後，農場面積擴大，關於品種之改進，病害虫害之防除，及機械之使用等技術的改良，都可以實施。關於租來之土地，亦不再防地主之奪佃而不敢施以改良，在管理方面亦可逐漸企業化。此種農場使用方式至為合理，因而政府

科學點滴

▲無痛生產：美國醫學界發明了一種生產不痛的新術。這種無痛的生產叫做「脊尾連續麻醉術」。其手術是將針頭刺入脊骨尾部的組織，自此不斷的注入麻醉藥，麻醉盆骨部份的神經；產婦可以不感疼痛，然而人仍清醒，且能約束正常生產時所需要的肌肉收縮。平均一個產婦所用的麻醉價值美金三元。

▲最大轟炸機：美陸軍方面試驗世界最大B-36型轟炸機成功。此型飛機較B-29型機幾大兩倍，能自美國携彈轟炸歐洲後，再返美基地。該機容載炸彈三十噸，航高一萬哩，航空員十五人，六座發動機之總馬力十八萬匹，後輪高似五層樓，保康沙利台特軍用機公司出品。新機之巨大可將B-29型掛於翼下。

▲地形瓜圓說：蘇聯科學家伊托夫氏最近發表：地球不但在兩極略為扁平，即在赤道亦復如斯，故地球實為瓜圓形，有三個軸。伊氏算得赤道上海球半徑為三，九六三，八三〇哩。較前所測定者約長半哩。依伊氏算法，蘇聯面積，當較目前大二千方哩，美國大六百五十方哩。

▲宙宇線：麻薩諸塞州工藝學院物理學家一行不日將搭陸軍B-29型飛機一架，飛入四萬尺之上空，開始探測神秘之宙宇線，各該科學家對於縱行面探探求更多之

規定凡國家依法沒收之遺產或無主之土地，合作農場得優先購買或申請配給。國家或地方公有之荒地，合作農場為實施公共遺產，得優先請領或承租。在土地使用方面看，合作農場實在一種盡善盡美的方式。從分配方面看，合作農場亦是一種好的辦法。就權權的分配說，不唯農場員提供的土地，農場有權購買，即使租用的土地，亦將逐漸變為農場所有，因為土地一經改良之後，地主收回時須付出代價，而此種改良之結果對農場適用，對地主自用時是否適用，則不一定。況且收回的條件是以自用為限。所以合作農場建立之後，土地之所有權將由個人之私有逐漸轉為合作農場所有，而合作農場是公益的私益法人，合作農場擁有土地之後，決不會發生現在私有土地之弊端，是可以斷言的。再次就租佃關係來說，如果照現行情形，即使政府全力來推行二五減租，亦未必能如理想調整。因為政府祇能規定租額，却無法禁止沒有地種或不够種的佃農以高租租地之「黑市」發生。如果普遍建立了合作農場，則這種黑市便不會發生，因為有勞力而無地種的人都可以加入合作農場而有地種了，合作組織是希望有同樣需要的人都聯合起來的，祇要你有參加的需要，它不會拒絕你參加的。而合作農場如果向地主租地時便不會有黑市發生了。合作農場對於土地的提供者——包括場員及非場員——權能付與法定的租額。對於勞力的提供者，除比照當地當時普通工資付與勞動報酬外，年終尚可分配勞動獎勵金。因為有合作農場的組織，對地主的租額是減低了；耕作技術改良後，

產量亦提高了，所以提供勞力的場員由獎勵金分配的收益，一定會比作佃農所得的收益多，是毫無問題的。

總之：我們從上面所說，可知合作農場不論就分配方面看，或就土地使用方面看，都不失為一種好的辦法，綏靖區的土地問題，如果政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維持過去的私有，實在不如普遍地建立合作農場；有土地的請他提供土地——因為經界雖沒有了，但某人在某處有地若干當地農民都知道的。——有勞力而無地種的人，請他提供勞力。我們熱誠地希望中央當局對於此事有個硬性的規定。凡綏靖區之農地其已實行分地者，一律改建合作農場；其未分地而經脅迫出賣「捐獻」者，一律由合作農場承租或請領，以求合作使用。對地主仍承認其所有權，依法付予租糧，佃農均為場員。這事情一定要中央政府全力推動，要以辦理兵役糧政的精神，來辦理合作農場，因為地主和紳權是分不開的，他們懷着昔年的豪華，不習慣於這種辦法。實際上地主一樣地收租並無經濟的損失，——辦法儘管好，但如祇是作為點綴，事業很難發展，土地問題太重要，它阻止了生產的進步，造成社會的不安，這問題非解決不可，否則政府拖着不解決，却禁不着人民起來革命。

長期定閱本刊辦法

半年：二千五百元
一年：五千元

介紹訂戶十份長期贈閱一份

智識。此種所謂縱行而係一種能之分子，能拆散地面上之宙宇線；其威力較原子彈所放出之分子大數百萬倍。

▲原子彈防禦法：義大利科學家艾希那博士自稱發明自遠處轉移原子能之方法，並可使原子彈輻射線發生中和作用。艾希那博士曾利用此種設計，企圖使比基尼島近兩次原子彈爆炸之輻射線消失作用。

▲V2火箭透新紀錄：美陸軍技藝人員試放德國新發明之另一V2火箭，造成一百零四哩新紀錄，以前紀錄為二十哩半。火箭頭所裝儀器落下時並無損害，試驗人員當可於此獲得宙宇線熱度及火箭所射到之高空氣壓紀錄。

稿約

- 一、本刊歡迎有關國際、政治、經濟、教育、軍事、文化、社會等時事論著，及通訊、詩歌、小說等。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每篇以五千字為限。
- 三、來稿不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事先聲明並附有郵資者，不在此限。
- 四、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一經登載，即以現金致酬，每千字暫定一千五百至四千元。
- 六、來稿請註明通訊地點及真實姓名，以便結匯稿費或退稿。
- 七、來稿請寄：北平馬大人胡同二十四號 唐鴻業收。



美蘇在德國的角逐

原著載 time
唐培基譯

列寧說過：「誰控制了德國，誰就能控制歐洲。」

爲了德國的問題，美國開始和蘇聯鬥爭。其所以如此決定的理由，第一是現正流行全世界蘇維埃制與西方民主體制之爭，第二是莫洛托夫在七月十四日巴黎外長會議的報告中，第一次洩露了蘇聯的企圖，這企圖超出了任何描想的範圍。

美國這次重大的決定，是蘇聯對德政策直接而不可避免的反應。也是基於列寧簡單而含有真實性的格言：「誰控制了德國，誰就能控制歐洲。」

在德國蘇佔領區內，沒有一種方法沒被蘇聯試用過；從政府話劇的宣傳，到誘騙曾經抗拒蘇聯，現被共產黨併吞的德國社會黨。同樣，沒有人沒被他們利用過；從美國的官吏以至前戈貝爾的僱役和青年納粹領袖。但有時候，他們的工作和組織不平行。當蘇聯軍隊訓練在勝利時團體的時候，竟發生了一次大規模而恐怖的姦淫擄掠的狂歡。不過，他們想把德國變成蘇維埃制向西方擴張的企圖，却始終未改。

打開窗子說亮話，美國新政策的目的，在反對蘇聯對於德國以至歐洲的統制。自然，政治家們在公開的講演台上不願意這樣坦白的說。但貝爾納斯在巴黎和會對於莫洛托夫的答覆，動機却在於此；他要求德國經濟統一，而且宣稱：美國要首先協和所有佔領區。根據這個，貝氏立即拜訪英國，希望在德國的問題上英美能聯合一致。

很奇怪，英外相貝文竟因此而震驚，繼而外交部仔細研究之後，才發覺貝爾納斯的策畧又巧妙又現實。現在英美正商談他們佔領區的經濟統一，不久可付諸實行。

貝爾納斯策畧的理論非常簡單：一方面他知道如果不能保證德國政治和經濟的統一，任何計劃都失去了價值。實際上，在一種互相牽掣不能實際工作的諒解下，協和只是幻想，得不到政治和經濟的實益。還不如乾脆接受德意志分治，然後集中西方列強的力量將西德意志置於他們治理之下。另一方面，除精誠的諒解之外，不可能從一般的商談得出結果來。所以貝爾納斯決定聯合英美兩國佔領區，不惜採用任何需要的手段，來改進這區域經濟和政治的健全；然後把已成功的事實擺在蘇聯面前，請他選擇取捨。

美國的新策畧有兩種目的：一種是最大限度的，一種是最小限度的。現在蘇聯正在美國可以同意的條件下聯合美國和英國，因爲美國有胡蘿卜和乾柴可以打動他們的心；胡蘿卜是一種補養品，對於曾受戰爭損害的蘇聯經濟最爲需要；乾柴是指着歐洲最大工業區的魯爾，克里姆林宮的主人深恐它爲西方列強完全控制。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可以保證蘇聯對德政策任何變動的安全，這就是我們最大的目的。假使胡蘿卜和乾柴不能讓他們誠實的話，至低我們可以實現我們最小的目標，那就是把西德意志帶回來，成爲西方體制的一部份。

時代雜誌記者傑克佛萊世從柏林報告說：兩週前，一塊大佈告牌上貼了兩張以蘇聯爲後台的社會統一黨的宣傳廣告，引起了俄國佔領區曾經被轟炸過的德雷士登人的注意。在這塊佈告牌的中心，粉刷着一方塊泥灰，上面又粘了一張紅色佈告，寫着：「吾們沒有紙，但吾們也在這兒了」，是由反共基督民主同盟簽字的。不久，火夫把牠撕掉了，但德雷士登的數千民衆已經享受了一陣無言的冷笑。

當蘇聯佔領區的德國人在上週準備從事一九三三年後第一次自由民主的選舉時，這偶然的事件特別表現出了當前的政治情勢。在表面上，所有經蘇聯軍統帥部承認的政黨和各種商業單位的組織在選舉運動中有平等的權利；實際上，則是偏袒於社會統一黨。在蘇聯官員和德國人私下談話間，常常暗示了社會統一黨是視爲政府黨的。這是去年復活節蘇聯在蘇佔領區和柏林合併了共產黨與社會黨的結果。

德雷士登佈告牌的事件指示出許多蘇聯直接或間接予社會統一黨的利益大於其他反共基督同盟與自由民主黨。遍蘇聯佔領區的電燈桿、電車、閱報亭，佈告牌和公共建築上，都貼有社會統一黨的廣告；反共基督民主同盟和自由民主黨的廣告則少如也；在薩克森尼州，社會統一黨有發行一百萬份的日報；自由民主黨的機關報三週一次，備發行五萬份；反共基督民主同盟的報紙是兩週一次，發行三萬五千份。

選舉規則中詳細說明：每一個黨或組織須把他們自己的候選人名單送交一個有自己機關的公共場所。受優遇的社會統一黨在許多公共場所裏設有他們自己的機關，其他兩黨則遠在其後了。社會統一黨毫不費力可以取得汽車和汽油，其他兩黨則不能一動。在薩克森尼州，社會統一黨大量的分配到三萬匹汽油，自由民主黨僅一百。

在公事上，所有其他黨派必須獲得德國政府或蘇軍統帥部的允許，才能開會；講話的人也必須蘇聯批准。社會統一黨則可不費吹灰之力，獲得無限制召集選民開會的許可。一個勞工黨的領袖沮喪的說：我們是掉入了無底的詭計深坑中了，那似乎是一套不變的花樣。譬如我們計劃召集一個會，並已準備了禮堂；但我們早請批准就需要許多天甚至幾個禮拜；盼着接到許可的時候，我們的禮堂又被另外的人佔了。舉例來說，紅軍要用它放映電影。

蘇聯把決定自蘇聯集中營釋放十萬德俘的這件事也漂亮的歸功於社會統一黨，並且叫社會統一黨聯合主席 Otto Grottel 宣佈在七月中旬柏林舉行婦女委員會時釋放。同樣把蘇聯七月十四日宣佈增加病人和孕婦口糧的事，又歸功於社會統一黨的請求。

除了這種直接的援助外，並且暗暗的洩露了這樣的話：「假使社會統一黨勝了，蘇聯將報答你；如果社會統一黨失勢，你的生命將很危險。」

有些跡象預示着，如果社會統一黨失勢，將會發生以下情事：把德國的工業設備搬入蘇聯，減少德國人民的口糧，以至於更惡劣的經濟條件，更重的賠償和蘇聯統帥部更嚴厲的管制。最愚笨的警告口號是：「假如你願意和平，選舉社會統一黨；你要戰爭，你就選反共基督民主同盟和自由民主黨」。

德國人民好像又看到了從前看過的景象，只是現在的紅色代替了以前的褐色。他們這樣議論的表示着：

雖然如上所說，但反共基督民主同盟在蘇佔領區仍有其可觀的力量；他們能幹而熱誠的領袖 Jacob Tatar 會沉重的考慮過聯合抵制這次選舉，最後仍決定參加。因為事實上如果他們不參加選舉，就等於宣佈黨的解體；另一方面，我們的參加可以引起德國以外世界其他人對於蘇佔領區情形的注意……假如他們選舉社會統一黨，他們就是承認了蘇維埃制；假如他們選了反共基督民主同盟和自由民主黨，他們就是認可了西方的民主制。

困難的是在目前這種混亂沮喪的情形下，德國人誰能清楚的認識他們所說的話啊！

連日秋雨，驅散了暑熱，這幾天，炎夏的威勢，已給隱退了。兩月以前，我從一個僻靜的小城，來到這裏，踏進這座繁華而喧囂的都市。記得，當我初走上旅程的時候，對於那生活慣宜了的地方，那溫和秀麗的江野，真有一種濃厚的依戀之感。但路程走得遠了，疲累愈來愈重了，日子隔得久了，這種情感，終於也慢慢地淡下去。

如今，我生活在這熱鬧的城市，這新的環境又引起人無限多的感觸，好像幼稚的孩童剛進了學校一般；走入這個世界，我纔真正的瞭解人生。以前，對於社會，我僅有一些雜亂的幻想。現在，是真實地體味到社會的風情了。一個具有高的理想，超越而強烈的生之慾望的人，當發覺自己像一顆沙粒，游蕩在人世的庸俗而險惡的濤浪裏時，真覺得難受。我憂煩、低沉，苦悶。胸中飽鬱得如受到窒息一般地透不過氣來。

當人們感到人生的問題太多時，對於人生的看法與論調，各種各樣的都出現了。這些日子，外面落着雨，使人更沒有去處，於是我和一些朋友，常坐有一個夜晚起勁了，一說：「發明了一句。」

路

楊曉

在室內談天。大家談得頂個朋友驚動地「喂，我發明了。」

「人是解決問題的動物。不是麼？人生的問題有多少？一生到世上就注定了為問題而掙扎的命運啊！」

這句話，確實頗有道理，大家聽了都不住稱讚。

「人生好像一杯白開水！」又一位這樣說。

「這怎麼講？」另一位問。

「淡而無味！」

「哈哈！哈哈！」

大家一片，看起來好像很高興似的；其實，這些枯澀而無聊的響聲，除了苦悶的象徵之外，又有些什麼？

這場合，這情緒下，我誠懇了。暗自的想着：「人為什麼要有思想呢？頭腦不是害苦了自己麼？」但聽了這一番話，反愈加激動起我的愛思來。好多年前，我就開始做着光怪陸離的夢，到現在，我的夢更多；時常我擔心自己會把頭腦想壞。不是有許多人因為想得不耐煩，而變為與世浮沉的迷惘者麼？我不能這樣，我的思想永遠也不能麻木的。我要繼續地想，想出一條路來啊！

從香港到上海

蔣德敬

從香港到上海，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課。

早就知道在香港買船票的困難，一到香港，便拿了介紹信去找朋友；他聽說我要去上海，便說：「今天上午纔開了一艘船，假使你昨天到，就是買不到票，我也能帶你上船。」我聽了除惋惜以外，又有些疑惑，不相信事情有這麼隨便。不過這位朋友馬上要到廣州去，一時無法幫忙，便又去找一位在運輸機關做事的朋友；他是個直性子的老實人，聽說要我幫忙買船票，便一口答應，担保給我從中國旅行社買到下一班濟南輪船船票；於是將兩張照片交給他，感謝不盡。原來從香港到上海，票子分頭、二、三等；頭等二百四十港幣，二等一百二十港幣，三等六十港幣；但頭二等非一般人所能買到，中國旅行社也只代售三等票。票少客多，若是呆板地登記買票，不知要等到那一天！

好容易十天旅館等船的日子挨過去了，在開船的前兩天，到中國旅行社去買票，所得的票，但這次一張也不肯給。這幾句話，如當頭棒喝，直使人手足無措；趕快到沿海一帶的小旅行社去問票子，（那裏是公開的黑票市場），都說早已賣完了。不得已，便遍找香港略有認識的熟人設法，又拜託了旅館的茶房，那茶房說：「今天下午開走永生輪船，我上午還代客託朋友買了兩張統票，不過價錢貴一點，

要一百七十港幣一張，」我聽了，不禁一楞。

第二天上午，承一位萍水相逢而熱心的朋友，極轉設法，帶來一張給濟南輪買辦的介紹片子，上面寫的是：「請設法帶過，價照付，祈勿却」。同時託茶房找來的乘客也給我回話，說：「明天就要開船，票子怕已賣完了，但沒有關係，只要由我設法去請買辦寫一張片子，便好上船了。」我不禁問：「不是上輪的時候還要對照片的嗎？」他說：「這沒有問題，今天船還泊在海當中，可以在今晚便先上船。」這話我有些半信半疑，但心想那張介紹片子大半是有用的。

中午時分，在一家旅館裏找到了那位買辦，原來他是買辦的爺叔。他看了片子，爽快得很，說：「票子是一百四十元一張，船停在西營盤第三號浮筒，今晚先去上船，要錢上了船交給我好了。」我一聽到能夠走得了，高興非常，況且是托人介紹的，更沒有想到還債。他在我的片子背後寫了幾個字，是：

茲有從港到申客一位，憑此片上船不悞

此致

濟南輪班房

xxx

拿到了片子，便在下午太陽快入海的時候，僱了艇子，懷着冒險似的心境，去到船上。那濟南輪原是艘貨船，只有當中一段是樓艙，有房間，是舵樓和辦事員工宿舍所在；船的前後兩端也有房間，是印度黑苦力住的地方

；遺留給旅客的部份，只是後部起重機所在的甲板，以及甲板下面沒有衝洞的兩個大艙。我一走到艙上，只見甲板上已有二三十個旅客在等著，探問一下，大半都是沒有票的，於是也就放心了。因為甲板上又有機器，又有貨物，非常雜亂；再來到大艙，只見艙裏滿放著帆布床，當中空著一塊四方的位置，是下面貨艙的蓋板，但這塊板上也已放滿了被舖（後來知道這些都是茶房們的舖蓋，五十港幣出租一個床位）據茶房說：「租一張帆布床價錢是一百港幣，」假使你想不花錢，便只有在甲板上或是帆布床的空隙處找個藏身之處了。

上船以後，將票款交給那位買辦的爺叔，他說待明天開船後給我票子。果然在第二天開船後，他拿票子來給我了。可是，天哪！什麼票子，不過是隨手寫的便條罷了。利用一張海關的表格，裁成幾小張，在背面寫了幾個鋼筆字，是「從港到申統船客一位」，下面寫了個「呂」字。那位爺叔還特別指明，說這是買辦的簽字；但這時我對於那張「票子」，已沒有不放心的感覺了。到了晚上，船中開始驗票，我將那張「票子」交上去，驗票的又換給我一張另一種的「票子」，還是這幾個字，換了個簽字，却是鉛筆寫的；不過紙是新裁的白報紙片，大小一律。若是有人起初拿到手的是幾個合在一起的便條，這時改換作分開的幾張「票子」，可是比第一種「票子」還不如；因為連個號碼都沒有。同時看到一位旅客，待驗票員到時，親手交給他一百二十港幣，那驗票員也就給他一張「票子」，什麼話都沒有說。統計

全時裏拿到白報紙片的總在半數以上。

黑票的價錢已在官價一倍以上；如再加一張帆布床，則三等所耗比頭等船還要貴。一百元港幣一張的帆布床，合國幣有四萬多元，佔滿了大船的大部份位置，不用說是件礙竹板的生意。船中有十幾個下級軍官以及眷屬，拆除帆布床，茶房便來禁止，說這是買辦的意思。爭論的結果，到底是穿軍裝的人硬，畢竟也拆了；生了狗眼的茶房，也會見風轉舵。除要求他們不要再鼓動別人拆床外，居然還有一套民族主義的議論。他們說：一英國人每月只給買辦八百元港幣，別的什麼都沒有，買辦要開銷船上五六十個員工的伙食薪俸，又要置辦各種用具（這些用具，若是買辦離開船，英國人還不准他帶走），在碼頭上，又要付各種保險費，你想八百元怎麼够用！所以公司裏除了賣出一百五十張正式票子外，其餘的飛票（原來我合和的飛票）以及帆布床等，都是買辦用來貼補的。一百元一張的帆布床委實是貴，但也是買辦的不得已；假使我們將香港收回，英國人趕走，便什麼都好了，誠然，在船上過一夜，甲板上的人半夜裏冷得發抖，大船的人又悶得流汗，看看樓梯走廊上的幾個洋鬼子，坐在藤椅裏，喝喝咖啡，打打撲克，和我們黃臉孔的對照一下，自問和大西洋船上的非洲黑奴有什麼兩樣？可是像這些買辦和茶房，也配談民族主義嗎？

說起船上的茶房，他們給我的印象是：買辦的爪牙，敲詐的能手和旅客的搗亂者，每當風浪大作，客人都靜臥不得動彈時，他們却在

本刊已呈准刊印登記證候發中

你枕頭邊搭起方桌，嘩啦啦大打其牌。他們每天拿兩次白飯和三四次開水。看旅客的衣服稍為整潔，他們以為是屬於值得招呼的階級的，便自動的來替你送茶。沖開水，但若旅客是被認為不值得招呼的，當旅客們拿了杯子去叫他們沖開水時，他們會半開玩笑似的說：「爺叔，事情這樣忙，不要尋開心了」。背後還說：「那些都是出不起錢的傢伙」，但等到船快到上海，討起小費來，四五個茶房圍成一團，便比大年討債還兇。那種無賴，好詐和勢利的態度，配着一口上海土白，雖然我對上海有第二故鄉之感，也不禁對「海派」起了深深的憎惡，我回想從梧州到廣州的拖渡上，茶房只要旅客每人茶水費兩百元，有人因為行李多，上下船時請他們照顧，多給些小費，他們還謙遜謝，相形之下，可悟到這批海船上的茶房，是地道次殖民地的產物。

經驗了這一段旅程，我不禁後悔在上船以前的太擔憂了，也可說是太幼稚了。只要你有錢，天下儘有許多後門開着，給你走近路。像我這一次，未免也多耗了那位萍水相逢的朋友的熱心。但我更爲一班買了正式票子的人抱屈。這些貼上照片的正式票子，多半也是化一百幾十元的港幣買來的。等到他們在碼頭上上了船以後，稍好一點的位置，早給隔夜上船的人佔滿了。要不化錢，只有擠到船梢的甲板上，那裏沒有帆布蓬蓋。所有的是：經常的煙灰，更大的海風，不是曬陽，便是冷雨。

每週大事記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六日）
卅日：中共勢力深入東蒙，土地運動在展開中

- 一日：印代表梅慶幸在巴黎會晤莫洛托夫。中蘇關係時局方針，蔣主席選軍政要員詳商。決將停戰、改組國府、召開國大等連貫解決，除五人三人會外，並召開政協小組會。
- 二日：中加通商銀行辦法，加大使士外長換文。和平商談又生波折，周恩來向馬帥致備忘錄。
- 三日：政府明示時局主張，改組政府；原定名額中無黨派代表由中共推薦一人。中共應即提出其府委及國大代表名單。由五人小組協定後須得政協綜合小組協議。實施軍事：先速定中共駐地，限期入駐。由三大會議協定後，交軍調部監督施行。中共如有合作誠意實施整軍案，即可宣告停戰。
- 四日：建立統一的朝鮮，美準備與蘇重開談判。戰火正濃和談低沉，調人感嚴重將作最後努力。
- 五日：蘇土邊境緊張，蘇沿高加索邊境設防部隊。四強對日委會中，美蘇又起爭執。
- 六日：中共表示時局態度：須恢復一月停戰令始能停戰，如參加政府，須保有否決權。
- 七日：蘇軍決定久駐鮮北。
- 八日：英內閣改組，陸海空軍等五大臣更迭。
- 九日：巴力斯坦問題，杜魯門主張即移入猶人十萬。

每週評論

主編者 唐鴻業

發行人 白書元

發行所 西北論衡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北平班大人胡同六號
電話四局〇一一六

本期定價國幣壹百元